

高尔夫球场因何能野蛮生长？

单士兵



今日论语

北京市近日发布相关规定,要求全市不得再新建高尔夫球场,再次撩动市场神经。其实,过去十年,国家层面已下达十道禁令,然而,全国高尔夫球场数量反而增加343家,2013年达到521家。

早在2004年1月,国务院办公厅就下发《关于暂停新建高尔夫球场的通知》,要求自通知印发之日起至有关新的政策规定出台前,地方各级人民政府、国务院各部门一律不得批准建设新的高尔夫球场项目。

此后,种种关于清理、整治、限制高尔夫球场的政策更是层出

不穷。然而,太多包含着诸如“不得占用耕地”、“停止审批”、“禁止用地项目”、“严肃查处”等关键词的政策规定,最终多是难以落地,沦为一张空文。

那么,各地到底为何要如此疯狂建设高尔夫球场呢?原因很简单,就是高尔夫球场背后,存在着一条巨大的利益链条,上面捆绑着商业利益、土地财政、政绩形象等等要素,让开发商趋之若鹜,让地方政府难以割舍。

以最近备受关注的“国家级贫困县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在秦岭建设高尔夫球场”事件为例。一个贫困县不顾上级约谈,明知项目违法,还是打着建设植物苑的旗号,巧取名目、暗中纵容建设高

尔夫球场,背后的动力就是,高尔夫球场可以拉动当地经济,可以作为招商引资招牌,还可以催生土地财政,制造政绩形象。

这些年,一些开发商以修建高尔夫球场为名大肆进行“圈地运动”,然后开发房产、拉动房价地价上涨来获取巨额利润,已经成为惯常现象。地方政府之所以对此监管不力,甚至纵容姑息,原因也就是以此拉动周边房价,带动土地升值,使地方政府成为“利益共同体”。

这些闪动在高尔夫球场背后的权力魅影,就是违法兴建高尔夫球场的“保护伞”。这里值得一提的是,站在高尔夫球场边上的权力,有些很可能还与腐败有着

重大关联。这些年常有报道,一些官员在高尔夫球场谈笑风生、挥杆自如。只要有点常识,都会明白高尔夫这样的贵族运动,消费成本极高,根本不是一些官员凭借自身合法收入能做到的。

正是在利益和政绩驱动下,正是因为有了权力的“保护伞”,高尔夫球场才会成为公共治理一块“啃不动的骨头”,造成大量占地问题,产生严重环境污染。因此,当前必须对畸形的政绩观进行及时纠偏,必须让地方政府通过依法行政提升自身公信力,并且在法治轨道上对违规建设高尔夫球场现象进行及时问责,将高尔夫球场边上腐败的权力关进笼子里,这样,高尔夫球场才不会野蛮生长,泛滥成灾。



新民随笔

同是“雷雨”大不同

张晓然

乱伦、四角恋、爱恨情仇,这些充满悬念和刺激的元素,放在话剧《雷雨》里,竟然不再令人揪心和唏嘘,而是遭遇笑场。坊间议论纷纷。剧作家曹禺创作于上世纪30年代的这部作品,故事被许多观众所熟悉。核心是资本家周朴园年轻时自由恋爱,与侍女梅侍萍生了两个儿子。门第不配,家庭反对,将侍萍赶了出去。多年过去,岂料不堪的一幕重现眼前,侍萍女儿四凤亦在周家做侍女,与同母异父的哥哥相爱怀孕,引发悲剧。

演员在台上撕心裂肺,观众却坐台下嘻笑。有人指责观众缺乏是非判断,有人批评表演夸张矫情。但有没有人想过,不少同样的人物关系和故事,放在当代生活,是否已经颠覆了原来的道德标准?是否已南辕北辙?

如今人们看多了“人间喜剧”。某些“梅侍萍”不会甘心被赶出富豪家门,肯定会索取一笔可观的赔偿金,甚至上门敲一笔。如李泽楷与梁洛施生了3个孩子,最后分手,虽扬言没付分手费,但小梁绝对“不差钱”。像梅侍萍这样忍气吞声,观众会觉得反差太大,以致哑然失笑。现实版的四凤,用流行言叫傍了富二代。就算被揭出真相有血缘,有羞耻心的把孩子做掉,认个有钱的哥哥也不错;没羞耻心的也不少见,分手费、营养费、青春赔偿费等等,不叫那富二代赔个底朝天,怎甘罢休,才不会去白白送命呢。现实主义艺术作品有时尴尬于此:离生活太近,语境一旦变迁,它便像失去了关照对象。

但无论怎样,《雷雨》都是部伟大的作品。它的历史愈是悠久,表现它的艺术家们愈是要挖掘它可以横亘历史长河的所在,而不是简单地照搬。我们可超越它的表层情节,寻求它能够永存下来的、人类共通的困境与挣脱。像周朴园终极寻求的什么?不管是什么,他永远摆脱不了自身的人性弱点,他对物质依赖的焦灼,他得不到爱与亲情。梅侍萍与女儿四凤是一个轮回,命运惊人地相似。它也在昭示芸芸众生,毁灭爱情的“凶手”,往往是爱情本身。如果将人性的冲突超越阶层的矛盾,观众收获的可能是内心的一场“雷雨”,而不仅仅是曹禺的《雷雨》,他们就难以笑出声来。

平和心态也是一种抗灾力量

权威声音

一大早,我急急从云南鲁甸县赶往巧家县重灾区包谷垭乡采访,走走停停近8个小时的车程里,时而余震、时而暴雨,时而道路排险,时而手机微信里跳出诸如此类的信息:“日本为何震级高死亡少”“道路抢通到何时”等等。看到这样的信息,心里不是滋味。

灾区有灾区的难处。许多质疑者往往从自身的生活经验出发,不了解灾区的社会背景。比如震级不

算高的6.5级地震竟能造成现在的400多人死亡,成为当下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。客观说,有这种疑惑也是正常的。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,此次震区属于国家级集中连片贫困地区,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三四千元,房屋质量问题折射的是贫困问题。

这样说,不是回避问题,更不是为谁“开脱”。关键是,大灾当前、灾情复杂,需要一个众人拾柴、众志成城的氛围,这更有利于受灾群众。记者在巧家县抗震救灾指挥中心,想现场采访一个领导,根本找不到人,“他们都在一线”,新闻中心的同志

面露难色说。这才是真正的一线,大多数基层干部和救援人员都很辛苦,需要心理上“减压”而非“加压”。而任何一条夸大灾情的信息或是谣言的传播,都可能干扰抗震救灾秩序,是对灾区人民的不负责任。

不可否认,一些质疑的出发点是善意的,是为了今后此类灾害的损失更小。但也有一些过激言辞,或许仅仅是为了让自己显得“深刻”些。现在许多人呼吁建立一个更加成熟的救灾体系,那么,社会心态和舆论环境的理性和成熟就是内容之一。(徐元锋 刊今日《人民日报》本报有删节)



借证生财

卖证捞钱,无法无天。安徽质监系统竟有人收钱出卖特种设备操作证、白酒生产许可证等各类证,令人觉得匪夷所思。
潘顺祺画

自由谭

近日看到一条新闻,看后久久难忘。河南郑州市内有一条索须河,有一部分河床已干涸,有水的地方全是污水,散发出阵阵恶臭,附近居民都不敢到河边去,池塘里的杨树只剩光秃秃的树干,居民说是被污水毒死了。可是,有记者拿这事问当地环保局时,其工作人员回答说,杨树不是被“毒死”的,而是被水“泡死”的,而且污水来源是生活污水,不是工业污水;杨树只有百十棵,并没有媒体说的有千棵之多。

池塘里有多少杨树,先不去管它,就算没有千棵之多,百十棵杨树死掉也不是值得表扬的事,倒是工作人员的说法很“巧妙”——杨树被“毒死”是环保事件,要是被水“泡死”的,

推诿过错的逻辑

薛世君

那就属于自然事件了;要是污水是工业污水,须由环保局负责处理,若是生活污水,则由当地街道办负责。话里有玄机;这事跟环保局没关系。

不管这起环保事件的结局怎么样,也不管最终责任是在环保局还是在街道办,单单是这位工作人员极力周全的“答记者问”,就够人细细琢磨了。不经意的一段回应,其实隐含了一些地方、一些行政部门奉行多年的行事逻辑:遇到问题、矛盾、危机,首先想到的不是怎么去减少损失、填补漏洞、及时善后,而是抢着撇清责任,要么推得一千二净,要么将皮球踢给其他部门。

由此事想到当年的海南海口市水务局副局长符传君,当记者问“海口污水问题为何长年未解决”,他答“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水越黑”。水黑是“发达”导致的,不仅推得一千二净,还推得“富丽堂皇”。还有,河北沧县小朱庄地下水被曝呈铁红色,近800只鸡饮后死亡,可县环保局局长竟然还在纠缠“逻辑问题”,“红的水未必就不达标,红小豆煮出来的饭也是红色”,为了撇清责任玩起了诡辩术。大连“7·16”火灾事故发生后,相关方面不是急着善后抚恤、维修油管,而是迅速召开了一个火灾事故抢险救援表彰大会,活脱脱一个“丧事喜办”的

节奏,让人错愕得久久回不过神来。

摊上事儿了,危机公关时起码得拿出点诚意来,单位出了丑闻就往“临时工”身上推,桥建好没多久就垮塌原因是“超载”,把棘手的难题推脱成“体制问题”……有时候,连笔者都很为有关方面应对危机的能力着急,应对往往没啥技术含量,为撇清责任给出个搪塞式的“幼稚”回应。结果可想而知,非但不能消除公众疑虑,还损害了政府部门的公信力,其回应演变为另一桩丑闻,救火没救成,火上浇把油。

在今天的信息时代,有的部门和官员仍在迷信“我说了算”,或者是“我说啥就是啥,说啥你就得听啥、信啥”。殊不知,公众的信息素养和认知水平早已水涨船高。其实,公众要看到的,不过是一个真诚而负责任的态度而已。

新民新语

梦露的梦

华心怡

美国人的美国梦深入人心。这个概念的产出,一定有好些年头了。玛丽莲·梦露,这个连名字都那么香艳的女星,曾是美国梦最好的践行者。

今天说梦露,是因为梦露死于52年前的8月5日。死得不明白,不清楚。并且,或将永远是个谜。梦露是个私生女,居无定所,寄人篱下。母亲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精神卫生高危个体,一生频繁地出入收容所。一个尚且年轻的女子,姿色惊人,又没有可以瞻前顾后、患得患失的家世与顾念,大可以豁出去搏一回今生今世。好莱坞里,多的是这样期待脸蛋改变命运的女孩。初时的她并不如意,当着裸模拍着日历,薪酬统共不过50美金。那些不起眼的影片里,她更是一晃而过、没有台词的活人背景。

梦,却不能不做。否则,活着更是苟且偷安。她到底是红了。战争之后,从家庭走向社会的职业女性中,“杀”来这么个以“性感”为卖点的尤物,男人们按捺不住了。她说:“男孩认为女孩是本书,但如果封面没办法吸引目光,他们根本翻都不想翻。”接下来是红得不可思议。当1962年的暖春她在麦迪逊广场为帅哥总统肯尼迪献唱生日快乐歌时,男人们在意淫,而女人们则刻薄诅咒。梦露,是她们的公敌。

显然,梦露是“奋斗体”。她宁可赤裸裸地卖弄丰乳肥臀,也不甘默默无闻。并且,终于功成名就。只是,幸福成了另一种奢侈的衡量指标,或许已无足轻重。她那句名言“我从不曾被狗咬,咬我的都是人”,听来叫人心疼。36岁,当别人的人生仍在等待眷顾时,她已享尽浮华,览尽百态,并去到另一个世界。

无论哪个时代,都有梦露。其中,际遇或有不同,且梦的终点也可归入不同的目录类别。相通的感怀是,追梦这一路,若能摘掉面具,留存本我,实则大幸。今天,替梦露摘掉面具,但记得,在浓妆艳抹、风情万种下的她,也只是个眺望世界的女孩。